

人在机关，
遍地机关
唉，机关这些事儿……

机关这些事

范子平◎著



作家出版社

机关这些事

范子平◎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机关这些事/范子平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5
ISBN 978 - 7 - 5063 - 5323 - 6

I. ①机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63916 号

机关这些事

作者: 范子平

责任编辑: 刘英武 王 征

装帧设计: 道一设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数: 430 千

印张: 21.25

印数: 001 - 10000

版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323 - 6

定价: 30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	官员摇篮	/ 1
第二章	邂逅市长	/ 6
第三章	借 力	/ 12
第四章	一封上访信	/ 19
第五章	适应的过程	/ 24
第六章	大院比才	/ 30
第七章	逼出的小山	/ 36
第八章	敬师酒宴	/ 41
第九章	金永亮与廖蓝蓝	/ 46
第十章	山路救人	/ 53
第十一章	怒批田总	/ 59
第十二章	李老太	/ 67
第十三章	市长的苦恼	/ 72
第十四章	徬 徨	/ 79
第十五章	战友宴	/ 85
第十六章	调查的责任	/ 90
第十七章	夭折的奇袭	/ 96
第十八章	高招儿	/ 105
第十九章	沟 通	/ 113
第二十章	夫妻的缝隙	/ 121
第二十一章	夜战的干事	/ 128
第二十二章	车 祸	/ 136

第二十三章	购礼品	/ 143
第二十四章	招商大会	/ 148
第二十五章	智救僵局	/ 155
第二十六章	难题	/ 161
第二十七章	求情	/ 167
第二十八章	争表拥戴意	/ 172
第二十九章	荒村之行	/ 180
第三十章	市长的实事求是	/ 185
第三十一章	谋划计生	/ 192
第三十二章	简报风波	/ 199
第三十三章	青竹楼	/ 207
第三十四章	斗智	/ 215
第三十五章	揭老底	/ 221
第三十六章	移情	/ 228
第三十七章	进谏	/ 234
第三十八章	会后会	/ 241
第三十九章	辩证法	/ 252
第四十章	现场会的思路	/ 262
第四十一章	众怒	/ 270
第四十二章	有情人	/ 277
第四十三章	巩门立雨	/ 284
第四十四章	适应的表现	/ 291
第四十五章	奔丧的无奈	/ 300
第四十六章	争挑重担	/ 306
第四十七章	深山风雪夜	/ 320
第四十八章	大雪无痕	/ 328

第一章 官员摇篮

政府办干事方雨林从桌上抬起头，把脖颈来回转了转，伸了个懒腰。一抬眼，窗外好像有个影子在晃。他趴到窗户上细看，日怪，啥也没有。

县处级领导来了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试卷”。凡来试卷，都是市委办和市府办轮流拟出答案，然后再给各位领导抄写。这次拟答案轮到政府办，乔主任把任务交给了方雨林。

方雨林趴在桌上五六个小时没挪窝。桌上书报杂志、文件汇编摊得满满的，方雨林瞪着眼睛在字里行间来回扫描，弄得眼珠子生疼。

干事鲁文峰推门进来。他身高一米八，白面皮、国字脸，颧骨稍稍突出，眉毛短而厚实。“还没完？”他问方雨林。

方雨林没回答，一副全神贯注旁若无人的样子。

鲁文峰就稍稍提高了声音道：“雨林，差不多就行啦！”

干事余小山从鲁文峰身边侧身过来，接着鲁文峰的话说：“就是的，雨林你抓紧点，明天就要送卷，你得给弟兄们留些抄的时间！”

方雨林这才感觉到鲁文峰和余小山在身边，在跟自己说话，顿时感觉到一泡尿憋着，站起来就往外跑。他中等个儿，胖乎乎的，圆脸稍黑，眼睛细长，嘴唇有些厚。可能是坐久了，方雨林一起步两条腿有些晃，他一边小跑一边说：“下午弄不完，题特别扭……”

余小山也起身上厕所，跟在方雨林后边道：“这种题，交上谁看？”

他俩刚跑到大厅，正好四五个干部模样的人上楼。看见余小山和方雨林，一位中年女同志问：“司马市长在吗？我们是沙澄市的。这位是俺市委李书记，和司马市长是老同学，来之前跟司马市长联系过的。”

方雨林往上一指，很热情地说：“司马市长在二楼。走吧，我领您上去。”

从司马市长办公室出来，方雨林赶紧跑卫生间，然后回办公室弄题，这时，通信员小文来喊他到乔主任办公室。

乔主任叫乔木本，参加工作就在县办公室，由副主任下到计委当主任，五年后调回政府办当主任，是一位做事周密的老办公室。

方雨林刚进门，鲁文峰也过来了。乔主任递给鲁文峰一支烟道：“今天老郝又打电话，你去问问情况，骑车跑一趟，摸摸情况。”他说的是从陀河三岔口到长葛寨，坏人拦路讹钱的事，劫路还劫了地区市府郝秘书长的亲戚，县局刑警队和陀河派出所联合出警几次，没抓住人。郝秘书长又向司马市长说两次，乔主任觉得此事不能再拖。

鲁文峰出门后，乔主任开门见山对方雨林说：“刚才你把沙澄市客人领到司马市长办，很不妥当，司马市长发了脾气。他正修改材料，来个突然袭击，搞得很被动，耽搁了时间。有客人把他们让到值班室，然后到我这儿请示一下。你也来一年多了吧？这些ABC还不知道？”

方雨林一想果然是这个理儿，顿感手足无措，非常懊恼地出了门。走到大会议室门口，隔着玻璃门，好像又看见后墙什么东西一晃，他揉揉眼睛再看，啥也没有。

这时副主任金永亮在走廊喊：“办公室全体，大会议室集中！”两个通信员溜烟跑出去喊后勤人员了。

办公室里算上市长、主任、秘书、干事、司机、后勤人员等，加一块六七十个。市领导一般不参加办公室会议，司机大都跟领导出车，但会议室六张大沙发和六对单沙发还是坐得满满的，通信员临时又拖来些折叠椅。大家坐好之后，通信员拉开门，乔主任陪司马市长和欧阳副市长走了进来。

司马市长名叫司马玉，中等个子，灰色的夹克衫敞开着，露出灰色的毛线坎肩，下穿灰色的长裤，更显出浑身上下均匀的粗胖。他突出的特点是脑袋瓜很大，剪着“板寸头”，满脸油腻腻红红堂堂，猛一见面给人一种浑身力气用不完的感觉。欧阳副市长名叫欧阳毅，个子高一些，腰背明显有些驼，刀条脸，两边密密的连鬓胡子刮得铁青，尖尖的耳朵，稍稍秃顶。他紧跟着司马市长，眼睛四周皱纹里漾满谦恭的笑容。

司马市长坐里边正中间，欧阳副市长和乔主任在他两边坐下。通信员小文先把他们各自的磁化茶杯拿来注满茶水，接着又挨个倒水。二月的北风在窗外很凌厉地呼啸着，阴云满天，夜幕不知不觉降临了，小文小郭拉上窗帘，打开吊灯，温和的光线刹那间笼罩在人们头顶。

看市长和副市长都不说话，乔主任别着头欲言又止，目光一直在市长和副市长的两张脸之间逡巡，等到司马市长朝他点点头，欧阳副市长几乎是同时也朝他点点头，他才开始讲话：“同志们，司马市长日理万机，欧阳市长除分管咱办公室，还分管很多口，工作也很忙。今天，司马市长和欧阳市长百忙中抽出时间，来给咱讲话，是对我们的极大关怀。现在大家欢迎司马市长作重要指示。”

司马市长摆摆手，止住掌声。除了来了上级领导他特别注意才稍微声音低一点之外，无论找人谈话还是讲话，他嗓门都很大，单独汇报听司马市长作指示，会觉得他像是对聋哑人讲话一样。今天司马市长声音仍像平常一样高昂：“同志们，今天，我讲话的主题是：适应十强，进一步搞好政府办工作。当然，在欧阳市长领导下，乔主任带领

大家做了许多努力，办公室工作成绩明显。但随着形势发展，特别是争创十强的新局面，必须进一步加强办公室工作。”

刚讲到这里，手机响了起来，司马市长打开手机看了看，接通劈头大喝一声：“一点事都不会干！长个脑袋弄啥哩？不该请示别乱请示！把会开过再说！”

这个通话刚完，手机还没装包里，又丁零零响。司马市长看看来电显示，忙打开手机，声音很恭敬：“喂，赛部长好，我正开会，马上出来给您打过去。”说着起身出门，好一会儿才回来，眯着眼睛想一会儿继续讲。

刚讲几句，手机又响，司马市长脸上显出不耐烦表情，一看来电显示，脸上表情刷一下变得谦恭，忙接通听几句，说：“好好，是是，对对，好，我这儿开个短会，一会儿就结束。大概十几分钟就过去。好，好。”

后勤口干事老苏挨着方雨林坐，趴耳朵上小声说：“看吧，今天讲话不会超过十分钟。”

司马市长呷口茶继续说：“咱端山市——当然，几个月前咱还是端山县，通过不懈努力，胜利实现了县改市。”他讲一阵县改市意义，然后讲起了对大家来说还是新名词的“十强”：“我省要选十个发展势头好的县或县级市，在全省起带头作用，全名叫全省十个强力推动改革开放特别试点县市。简称十强特别试点县市，有多项优惠政策。我市刚刚实现县改市，但历来是经济大县，政治强县。所以这次十强，市委、市政府下决心全力争创。争上也是动态管理，啥时也不敢松劲！要高起点、大跨度、超常规、跳跃式发展，各项经济指标要以最快速度增长，今年就得有大幅增长！”

司马市长又接一个电话，接着声音更大地讲办公室工作：“争创十强，市领导压力很大，办公室肯定事更杂，材料更多，责任更重。责任越重越出干部！出领导，出官儿！咱办公室就是领导干部的摇篮，官员摇篮！争创十强给咱提供了大机遇，三摇两摇就会摇出官来！”

司马市长眼一瞪，又说：“但是，你得事事操心！在这个摇篮里，你像王恒那样不操心，三摇两摇就得把你摇出来，淘汰出局就没个好！”

一屋人肃然。王恒曾是政府办干事，是从农业局调来的。他工作很努力，努力得都叫人烦，特别叫同事讨厌，争着下乡，争着写材料，辛辛苦苦干两年，据说是因为“泄密”，被突然调离，一下子调到十八里沟的小农技所。他走时没让人送，是夜里带着行李突然消失的。提起王恒，大家心里都有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

司马市长起身匆匆走了，欧阳副市长带头，大家一起站起来鼓掌，一直等到司马市长下楼，欧阳副市长和乔主任送司马市长回来，热烈的掌声才停下。方雨林一抬眼，好像又见一个什么影儿在窗口一晃，咋老见幽灵哩，难道是因为今天太累，难道是因为今天挨批评迷糊了？

通信员小文走过来，俯在副市长耳边说几句。欧阳副市长便向大家点点头，语调

亲切地说：“司马市长讲了，咱就是官员摇篮，今天我在摇篮里讲话，在小圈圈里讲话，不要外传，不要记录。”

乔主任大眼睛环顾四周后说一句：“今天都不准记录。”

欧阳副市长开始讲争创十强意义，和司马市长讲的有些重合，大家都有些心不在焉了，但欧阳副市长话头一转说：“争创十强新时期，咱摇篮里更光明，光明就是进步，进步就是提拔、升官……”他扳起指头举例算账。不算不知道，一算吓一跳：打这位副市长到县办公室工作以来，端山办公室出来的县处级以上干部，竟有二三十人，乡科级光担任乡镇党委书记镇长或局长主任要职的，指名道姓也有几十个！他加重语气说：“司马市长讲，咱这儿是官员摇篮，活儿重，材料多，事情杂，又苦又累，但进步快，前景光明！在办公室干过，经常和领导接触，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咋当官儿！路该咋走，话该咋说，事该咋办，头该咋点，文该咋签，都有套套，都有秘诀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，不在这个地方你很难接触到，很难理解；所以到摇篮来机遇难得，值得下一番苦功夫！当然，到了摇篮里，你不好好干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像王恒那样，从摇篮里摇出来，淘汰出局，领导认为你不行，那么你在啥地方干还会有前途？”

后勤干事老郑猛一怔，小声说：“南窗好像有人影。”方雨林就又揉眼睛，盯了一会儿说：“我就一直看影影绰绰的。”老苏头也不抬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官场啥事都影影绰绰的！”老郑马上说：“透明就不是官场。”

方雨林知道老苏在部队当过连长，转业到政府一干二十年，事务长、档案员、保卫科长啥都干过，是政府“老档案”，今年四十六了，错过了机会，连“副科”也没弄上，时过境迁，对“进步”已没什么指望，所以才说话随便。老郑呢，也四十四了，招工进来也二十年了，“进步”也没希望了，所以才常和老苏一唱一和。方雨林忽然想，老苏和老郑活到这个份上，倒是一种人生解脱。

乔主任拿出手机接一个电话，卧副市长耳边说几句。欧阳副市长小声说：“好，我马上赶去。”他伸着长脖子走到门口，小文连忙去开门，拉几下没开，诧异地发现门被外边锁住了。

欧阳正要发怒，忽然从临街的南窗传来一阵阴森的笑：“别急，是我！”

接着大窗户哗啦一声打开，一个人从窗口跳进来，竟是刚才说到的王恒！

这是武打电视剧才会有情节，竟然在政府大楼上发生！大家都愣怔在那里无比惊骇，一时会议室内外鸦雀无声。

都觉得王恒来者不善，几个人想在副市长和乔主任面前表现，面带气愤要去拉王恒，王恒把夹克衫一下子拉开，他胸前绑着炸药包！一时大家血都冷了。

事发突然，欧阳副市长也惊呆了，嘴角蠕动着，没说出话。

乔主任说：“王恒，别干傻事，有啥话咱慢慢说。”

王恒说：“我不想干傻事，可是你们别逼我干傻事，我就是想说几句话。”

欧阳副市长这才说：“都不要冲动，王恒是咱自己人，过去是一时误会，会说清的。”

王恒说：“在这当一个小干事，难！我要有儿子，死活也不能叫往这儿来，干啥都比干这活强。可，我还会有儿子吗？”

人们都死死盯着他胸前的炸药包。

王恒说：“我太积极，我太靠前，咎由自取，真活该啊——呜呜……这里不好混。”他稍扭扭脸，说：“看，后脑勺上疤！开双学双争现场会，保护头头，恐怕你们摔下山沟，可把我摔翻，送医院急救，头头光说我没脑子！写材料，自己还存的就一大箱，拼着命干啊，小熬天天有，大熬三六九，可，这里不好混！”

方雨林心吊在喉咙眼儿，腿也在颤动，但觉得王恒说得入骨。

王恒说：“那次小会我去记录，会上说的事，传出去就有人来政府闹，司马说就是我王恒搞的鬼！政府异口同声，说我泄密。赶出来，一秃噜到底！”

王恒喘口气又说：“谁泄密？司马、欧阳，你们几个头头里肯定有一个！亏心啊！硬栽赃到我头上。想诉冤，没人见，没人听，撵走拉倒！到今个儿，还说该淘汰，反面典型！”

方雨林上班时间不长，王恒就被赶走，但一直到现在才想到，这里边有冤情。

王恒说：“都看笑话，说我太靠前，我活该！我不靠前中吗？”接着他说，他三亲六故都农民，受人欺负，妹子不想嫁那混蛋，他爹就叫人扒俺家的房。为这他也要使劲干，干出头，混个一官半职。又说，他也想做城里人，住楼房，坐小车，但他想错了，混败了，混得没脸见人。到头来他妹子还是哭着嫁给那混蛋，现在他混得这样老婆也跟人跑了，再活没意思了……

乔主任勉强安慰道：“王恒，没啥，在哪儿跌倒，在哪儿爬起来，还有前途。”

王恒大哭道：“我跌倒？墙倒众人推，硬推翻，我不跌倒中吗！咱一棵小草，你们几脚踩上，就没命，还前途？不是这炸药包，谁叫我说完这几句话？”

老苏抓住王恒说话的间隙道：“王恒，别做傻事，头头们是误解，咱弟兄们没仇。”

王恒又笑了：“干事不好当，这里不好混！可我要说，干事也是人！我来就想说这些，值了！”

王恒突然又跳上窗台，扭脸面对外边灯光闪烁的夜空，方雨林看着他的背影显得特别高大。几个人喊：“王恒——”但没人敢上前。

王恒张开双臂，头朝下栽下去，像俯冲的黑蝙蝠。方雨林好像听到王恒最后的话是，“这好……”

会议室里的人乱纷纷全趴地上，横七竖八的，但扔在地上的炸药包没有声响。许久，惊魂甫定的人们才狼狈不堪地爬起来报警，搀扶着欧阳副市长离开。防爆专家来了，检查了王恒的炸药包，确实是假的。救护车到了，但王恒早已断了气……

第二章 邂逅市长

因为受刺激太大，欧阳副市长输液治疗。司马市长把王恒大骂一通，说王恒临死给政府抹黑，临死影响争创十强，死得轻于鸿毛！他也把副市长欧阳和乔主任大骂一通，说他们没防患于未然，出了这样丢丑的事。从此政府院和市委院都设置了武警站岗，晚上大楼里也开始有了武警巡逻。

办公室连续开会，消除王恒事件的不良影响。欧阳副市长输液一个疗程没完就抽空来讲话，说王恒是抑郁症，遗传的，早晚要爆发；这种人，在哪干都不中，在官员摇篮里干更不合适；他的临死挣扎，充分说明及时果断把他从摇篮里清除出去，无比正确——领导不会看错人！王恒讲的那些疯话，每一个办公室人员都要在心中消毒，要永远忘掉；今后不准再提这件事，否则要执行纪律；大家要赶紧投入工作，投入争创十强的拼搏中去。

鲁文峰的调查因此也晚了两天。这天他连续打听几个人，然后骑车赶往供销社，果然县工会的老刘和儿子开辆“小奔马”在那里，正专心致志选购农药和塑料薄膜。

鲁文峰和老刘熟识，说：“老刘，可抓住你了，成天跑没个影儿！”

老刘一边指挥儿子往农用车上装货，一边说：“俺小老百姓还得顾生活，等上班再说嘛。”

鲁文峰说：“现在不是上班时间？没追究渎职责任你就够幸运了！”

老刘摆摆手说：“别扣帽子，咱知道你想问啥。”

鲁文峰说：“我还没问你就知道？说吧，我问啥？”老刘说：“不就是问那条路上的事？瞎子点灯！其实我并不走那儿，那路一下雨不得了，一般都绕小黄庄走。”

鲁文峰说：“不走还能不听说？你长葛寨人能不知道？到底那条路有没有劫路讹钱的？”

老刘说：“原来是有的，现在呢，估计没有了吧。”

鲁文峰说：“那为啥一下子就消失了呢？”

老刘看看四周，压低声音：“不用跑远，到徐家营看看就中。徐家营西边一个大院，门口挂个废旧器材回收公司牌子，就是那伙人。夜晚去看，看进出的都是啥车。”

鲁文峰正要再说什么，老刘儿子已经“嗵嗵嗵”发动着奔马车，老刘跳上车，一阵黑烟开走了。老刘在车上还冲站在那里发呆的鲁文峰扬扬胳膊说：“哎呀，老鲁，不中就算了吧。”

鲁文峰回到办公室，正好小林的桑塔纳刚出车回来，鲁文峰说：“帮帮忙，往市郊跑一趟。”跳上车又说：“徐家营。”

徐家营在县城旁边，近几年经济发展，县城扩展，把徐家营等几个村子吃进城里，但一时还没理顺关系，号称“三不管”。车子进徐家营，搭眼望去，路两边都是搭建的临时住宿棚，石棉瓦罩着的简易房子里是些大大小小的临时店铺，卖什么的都有，店铺旁边堆满垃圾，散发着呛人的气味。小林说：“鲁干事，来这干啥？臭烘烘的！”鲁文峰说：“没到地方，再转转。”

车拐进一条胡同又折回来，小林不乐意了，说：“鲁干事，这破路跑三五里比在好道上跑几十里都费劲！”鲁文峰说：“小林，再坚持一下，就当是帮帮我个人的忙。”

车又钻进一条胡同，在长长的小巷里边一拐，看到了老刘介绍的大院，鲁文峰估计圈住的土地有二十多亩，院门口挂着块不起眼的“端山市红星废旧器材回收公司”旧牌子，院门两边挨着路一溜预制板平房，大约有二十多间，其中十来间朝外开门，像店铺样子。院墙很高，大门紧闭，唯见里边黑森森的柏树林，可能是圈了一片坟地。汽车经过，深院里传来一阵疯狂的犬吠声。鲁文峰说：“就这了，咱走！”小林说：“鲁干事，你来到这里到底干啥？我咋不明白哩。”鲁文峰说：“咱就是看看，看看吧。”车子便从院门口过去回大院了。

饭后鲁文峰正要走，爱人伊新华拦住他恼悻悻控诉他们那个大半年不发工资的单位，说得鲁文峰头大。到单位培副市长又叫他核数字。下午三点鲁文峰正要骑车出发，一跨上去又发现后胎跑气，扒开外胎补好安上，又发现前轮瓦罩的小螺丝丢了，就找一根小铁丝缠上，固定在前叉上。

已近四点，西天的灰色云幕里隐隐透出白日的轮廓。鲁文峰思忖是否改天，犹豫片刻还是骑车出发。出市区向西南，这条柏油路虽说才修三四年，但出城不到五里，路面就满目疮痍。平时农民晒粮、摊猪羊粪、碾鸡粪都在这路上，邻近的化工厂也在路上摊晒和碾压矿石渣，再加上重载车来来往往，有时链轨拖拉机也来凑热闹，路面到处是坑坑洼洼的，坑洼上平铺一寸多厚的尘土，已看不出柏油路本色。汽车一过灰尘飞扬，灰色长龙一般盘旋在公路上空久久落不下来。鲁文峰的二八车已十来年历史，平常在市区水泥路上还晃悠呢，遇到这样的路面，更是哐当当直响，时不时还在小陡坎处跳跃一下，像表演杂技一样。骑不到二十里，他就觉脊梁骨儿酸疼，虽说早春还带几缕寒意，但他浑身上下汗津津的。

到陀河乡三岔口，鲁文峰拐弯儿上土路，这土路比刚才的柏油路还好走些，至少没那么颠簸了。他鼓足劲又骑一阵，已满天晚霞，早春的白天还是短。又走大半个小

时，夜的帷幕沉沉落下来，茫茫暮色中鲁文峰看见前边那座高高的曲拱桥。据说这是清朝康熙初年修的桥梁，很有文物价值，早就有人大代表提议要求再修新桥，把这座古桥停用保护起来，司马市长也郑重其事地表示过态，但直到现在还没落实。各色车辆照样要在这座三四百年前的建筑物上碾来碾去。鲁文峰就下自行车，慢慢推上。刚到桥头，看见对面有一个老农，拉着一辆平车上坡，老农很有经验，走的之字形，但是桥坡陡峭，怎样也上不去，老农几乎把头低到地面。鲁文峰连忙放好车，急急跑去，推住车厢，用劲把平车推上桥顶。老农将平车放稳，鲁文峰掏出一支纸烟递过去说，缓缓神吧。老农大约五六十岁样子，伸手挡回鲁文峰的纸烟，掏出旱烟袋，说，咱吸这个惯，你也来一锅？鲁文峰就接过吸了一袋，说，还真是有劲。又问：“陀河村的？”老农说：“陀河村的，我能跑多远拉土？小桑庄的，下晌了，捎车土。”鲁文峰说：“农村都成小奔马了，你咋还这个？”老农重重咳了一声，一口痰射出去，似乎带着一缕亮光，坠入远方的夜空，又咳了咳，才说，各有各的日子，买不起小奔马的，俺村俺乡有的是！鲁文峰问，像你，一年收入多少？老农在桥上磕打了几下烟锅，又用嘴吹吹，说，别问收入，儿子、儿媳出来打工，多多少少挣几个，可能会攒俩？反正俺老两口花不着他的钱，俺就是领着孙子、孙女在家刨弄个土坷垃，四五亩地，一年到头不闲，土坷垃里挤不出多少钱，花个钱不容易，能养个家糊个口还够吃，如今谁家不是仓满囤尖的？比早先还是强点！他话里颇露出有些满足的意思。

鲁文峰就趁势打听劫路要钱的事。老人说，有，是前些日子的事，要说你还怪大胆，一个人敢来这里打听。鲁文峰说：“我怕啥，空手一人，身上没钱，就是这辆旧车，他要就给。”老人说，那也不中，没钱要挨打，这伙人可毒哩。

鲁文峰又细问。老人说，前边窑上的，窑主雇几个打手，都是附近村里光棍，也不干活，领两个大狼狗，死看住从外地招来的那些个年轻人。窑主心黑呀，光让死干，就是不给人家工钱，睡那简易房，一圈土坯墙，篷些石棉瓦，铺几把麦秸当炕，吃不饱不说，连解个手都有人跟踪，外地人哭天抹泪呢！后来窑上出事故，那些外地人不知倒弄到哪儿了，几个打手在这里又呆一段，闲着没事就找事，上路劫人，弄闲钱花，好长时间没人管，还劫过我五块呢！后来窑主走了，听说是又去徐家营办回收公司，实际是做假酒，茅台五粮液大量批发，城里好些糖烟酒公司都从他们那里进货。那些打手大概也带去了。

鲁文峰问：“窑主啥名？”老人说：“有名的陀河村李家龙虎，老大是领头的、出点子的，叫李青龙，老二是打手领班的，从小不要命，叫李黑虎。这一片老百姓谁不知！”鲁文峰问：“那派出所就没打击？”老人说：“这个咋说？——我可没证据，可传说的不少。”

鲁文峰说：“老叔，你大胆说，咱这儿说啥都没事。”老人说：“人家都说，所里有股，乡里有股，都是干股。这次到徐家营弄假酒，听说市里有人参有股……”

鲁文峰心一沉，他知道问题复杂，问：“现在这个砖瓦窑没人了？”老人说：“没啥人了，听说还有两个人看守，也许过一段还想干？”鲁文峰考虑一会儿，想先报告乔主任后再说，就说天不早了，还要去长葛寨，得赶紧走。说着，他上车顺着下坡道飞驰下去。老汉在后边喊起来：“喂——，年轻人——忘告诉你了，你站站！”

鲁文峰就下车站住，扭脸问咋了。老农大声说，路断了——前头二三里，前一段起窑把路挖断了，成了个大泥坑，有很长一段路哩。要想过，扛起车从旁边旱荒地里过。你去长葛寨，今个儿还中？明个儿白天，绕小李村。

鲁文峰想也是，就推车又回过头来，慢慢上桥顶。远方两束车灯扫来。鲁文峰正要下桥，那辆车已冲过来，雪亮的大灯打得他睁不开眼，他本能往一边闪，但是汽车仿佛喝醉酒似的，摇摇晃晃直照他身上开，他忙跳到一边，骂道：冒失鬼，酒后开车，要警察在这儿，够你喝一壶！刚嘟囔过，看见尾灯处车牌照60188，这不是市政府办的标志吗？一般是副主任坐或干事送文件，司机是小乔。鲁文峰想，不管谁在里边坐，自己都有责任，通知他们前边路况。看着这辆车过桥飞快驶过去，红色的尾灯越来越远，鲁文峰就再次调转自行车头，用劲蹬着赶过去。

夜色中一直骑一二十分钟，才赶上汽车。这辆汽车已陷到泥里，只听引擎一阵又一阵轰鸣。鲁文峰到跟前，用劲拍拍车厢。里边的灯亮了，接着车窗降下。鲁文峰一看，是司马市长！司马市长开车，旁边坐的是邮电局的电话会议室管理员小邵，小邵是个漂亮女孩，有名的端山一枝花，晚上和司马市长出去干什么？这念头一闪而过。鲁文峰说，司马市长，我刚才在桥上听老农说这段路被挖断了，也没标记，看见车过来了，就想拦一下也没拦住，也不知道您在车上，您下乡啊？

司马市长没显出吃惊或意外的样子，他只是怒气冲冲，大声说，这就是陀河乡治理的道路？我看连解放前都不如！乡党委书记马彪、乡长王立耘，回来得找他们的事！连个路都弄不好，会发展乡镇企业？连路都管不好，能管好社会发展？指望他们两个，能让农业增产、农民增收？这种人，不行就得让位！占着茅坑不拉屎！

吆喝一通后，司马市长仿佛才想起来问：“你怎么在这？老家在这儿？陀河？”

鲁文峰说：“我老家云店乡，不在这。乔主任派我来调查事，地区郝秘书长交办的。”

“郝秘书长？”司马市长问一句，思路马上回到眼前的路上，骂了一声：“妈的，这屎毛路！”鲁文峰说：“司马市长，回去是不是让政府办发个通知，注意维护道路，省道公路有人管，市县道路也还可以。主要是乡镇之间的道路得特别注意。让交通局负责监督，哪个乡镇的哪个乡镇负责，有问题及时上报，并采取措施及时修复？”

司马市长沉吟道，有道理，回头跟乔主任谈谈，当成个事，得开专题会。耽搁我司马一次，没啥，毕竟是偶然的，但耽搁农田管理，耽搁农民劳作，问题就大了，耽搁乡镇企业发展，问题就大了；更重要的是耽搁形象，影响对外改革开放形象，如有外商

投资，往这里走一趟，肯定泡汤！这个，影响我们整个端山市！

司马市长越说声音越高，停下来呼哧呼哧喘气，又降低声调说，文峰，你来了，正好。我喊小邵到陀河检查一下电教会议室，现在看来，不用检查，肯定不会弄好！连路都弄不好，马彪、王立耘，他俩肯定啥都弄不成！

司马市长又对小邵说，这是市政府鲁文峰鲁干事，部队转业的，当过侦察连长，还当过营长，很有能力，他来就有办法！小邵歪着头瞟一眼鲁文峰，说，鲁营长，大英雄，早听说过，咱俩也见过面。

鲁文峰说，司马市长，让我试试看能不能把车弄出来，就是，让您受委屈了。

司马市长说，我基层出身，啥脏活、累活没干过？当赤脚医生时，半夜到大山尖接病人，黑漆漆的，两只手齐上摸着山岩试着伸脚，一步踩错，粉身碎骨，那不照样干？

鲁文峰缩起裤腿，踩着泥泞到旁边的砖瓦窑抱来一大抱稻草和柴火棒棒。经过好一阵子折腾，车子鸣的一声蹿出了泥潭。小邵不由拍两下手，说：好，好！

司马市长说，我就知道文峰可以嘛，侦察连长是白当的？

鲁文峰把汽车调过头，下来说，司马市长，你回去吧，我还骑着车子。

司马市长说，车放后备箱，天黑，我技术不高，你送我回去。以后再往哪去，让办公室派车，给乔主任说，就说我说的，公事公办；再说啦，还有效率二字嘛，以后围绕十强，有大量工作，办公室，特别中心组，大量的事要做，时间、精力，一点都不能浪费。

鲁文峰就先将司马市长送到家，又将小邵送到邮局，然后开到冲洗站洗车，又送回市政府大院。

司马市长下车时，用力和鲁文峰握握手，说，文峰，在部队锻炼过的人就是不一样，特别是在作战部队当过侦察连长的，尤其不一样，综合素质高，我心中有数。今天相遇，也是缘分，今后你有啥事，直接给我说！

鲁文峰一时有些激动，忙说：“司马市长，要不是您这样关心下级，我也不敢说。您既然问了，我就简单汇报两句。爱人伊新华是多年财会人员，职称是助理会计师，有会计证儿的，原在部队军工企业干会计。转业回来后，随我回咱市，安排在市物资公司当保管。现在物资公司濒临倒闭，已四个月没发工资，您看是不是能给照顾一下，安排到市直哪个行政事业单位？”

司马市长瞪着鲁文峰拍了一下大腿发怒道：“你看看！为啥不早给我反映？早给我说早解决了，还等到这时候！市直这么多单位不能安排你一个家属？转业军官家属本来就该照顾！何况你还是立有战功的军官！文峰，这算个事吗？根本不是个事儿！当然，眼下正刹行政事业单位进人风，不是时候。不过，你放心，你爱人的这个事我记住了！不过是早晚的事！都怪你给我说得晚！”

司马市长的吼声在夜空中传得很远，但这吼声使鲁文峰每一个毛孔都无比舒畅……

洗过车已是晚十点，他找了个手电筒骑车出发。上午跟小林跑一趟，侦察兵的习惯使他一路留心背熟了路线，虽说夜光暗淡，但一路猛蹬，很快就到那个大院门口。院门仍然紧闭，门上方有盏大约只有十五瓦的白炽灯，散发着模模糊糊的黄色光线。他等半个小时也没动静，正在想法，见一辆汽车开来停门前，车灯正对着大门照片刻，大门慢悠悠打开。鲁文峰一手推着旧自行车，一手拿着手电筒，走到汽车跟前细看，见是满满一车未支起来的新纸箱。他打开手电照照，看纸箱上大字印着“五粮液”、“泸州特曲”等，他一下子心里豁亮了。正在这时，货车司机喊一声：“有人！”只听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，从大门内一下跑出来四五个人，其中两个人还拿着木棍，团团围住鲁文峰，喝道：“干啥的？”里边的狗也汪汪地咬得更凶了。

鲁文峰知道这些就是陀河路上为非作歹的耍货。他不动声色地继续用手电又照一下车，问那司机：“你的车是从端山前街过来的？”司机不说话。这伙人中一个矮胖子叉着腰认真打量鲁文峰，说：“你问这干啥？你干啥的？”鲁文峰说：“我是市政府办公室的！”矮胖子往前靠一步，道：“市政府办公室？市政府办公室你到这儿干啥？”那几个打手也随着矮胖子更贴近鲁文峰。

鲁文峰知道情况可能不妙，他眼珠在暗夜中飞快轮几圈，做好搏斗和逃跑的准备。但表面上他仍用很委屈的声调说：“是这样，刚才我表弟给我送米，路上丢了一袋，我看看是不是这辆车拾到了。大概是误会了误会了！”

四周围着的人不动声色，见矮胖子挥挥手，让鲁文峰赶快滚蛋。

回去的路上，鲁文峰心情很好。他想，虽然调查任务仅仅开了个头，但意外收获颇大，遇到司马市长，答应让伊新华进财政，从根本上解决后顾之忧，是一件大事！

第三章 借 力

方雨林去找花香远给儿子开农转非证明，他骑车跑在乡村的土路上，好像当年往山区追赶这个叫人不放心的女学生一样。

花香远是他那年教的高三学生，印象特深刻是因花香远在高三的上学期出了问题，和一个药厂业务员陷入爱河，甚至私下约定好私奔，第一步要先跑到“爱人”老家。方雨林听到消息时，花香远骑车刚出校门，方雨林推车出来骑上就赶，锲而不舍连追一百多里，一直追到深山区。花香远再也跑不动，把车往山路边一扔，嘤嘤哭了。方雨林上前苦口婆心讲道理。没多久，班主任和团委书记赶来了，大家好说赖说，才把被爱情烧昏头脑的花香远从迷途中追回。后来花香远考上商贸大专，写来感谢信，说如果不是老师您，绝对不会有大学生花香远，只会有一个平庸的家庭妇女花香远，我永远感谢您！

市局户籍科告诉他，要首先去派出所开证明，虽只是例行手续，但必须找花香远，因为花香远是负责户籍管理的副所长。方雨林的儿子聪聪还是农业户口，而市一中实验班只收城区非农业户口，他一定要让儿子聪聪上实验班！

跨进万弦湖镇派出所户籍室，方雨林打听花香远，说：“我是花所长的老师。”接待他的人很不耐烦，说这事只能等花所长回来办。方雨林捺住性子等了好一阵子，不见花香远身影。

第二天一早，方雨林又早早赶到，花香远还是不在。方雨林只好在派出所大门外转悠。

十点多时驶来辆黄色小轿车，车门一开下来个女人。方雨林开始还以为是为办事来的妇人，仔细打量，知就是花香远，戴着白金链耳环旁边的那块伤疤可以证明，那是当年打篮球摔的。打花香远考上商专到现在，方雨林七八年没见过，竟变成这般模样！马尾辫换成大波浪，蓝色眼影很显眼，外披一件深蓝色外套，下边裹着一件紫色筒裙，走路像鸭子一般扭着屁股。

花香远对派出所门口的人根本没抬眼看，穿过人群，一直走进院里，进户籍室屋里到柜台里边去了。

方雨林跟着进了门，看着花香远，很亲热地喊一声“香远！”他想花香远一定颠颠